

常郡八邑艺文志

常郡八邑藝文志卷三之下

東里盧文弼纂定

武進莊翊昆新渠氏校補

陽湖莊毓鉉俊甫氏重校

記

游張公洞記

明王世貞

由義興而左洑曰東九九者九里表也水皆縹碧兩山旁襲之掩映喬木黃雲儲野得夕照爲益奇已泊湖汊湖汊者洞所從首逕也夜過半忽大雨滴歷人篷戶余起低回久之質明始霽從行者余弟敬美燕人李生歙人程生郡人沈生張生時余病足李生亦病爲李覓一兒子并余弟所攜筇輿三爲一行其三人爲一行可

四里許抵洞始隆然若覆敦耳張生者故嘗游焉謂余當從後洞入毋從前洞所以毋從前洞者前路寬一覽意輒盡無復餘意盡而穿橫闊險陜甚多中悔不能達余乃決策從後入多列炬火前導始委身一竅魚貫而下漸下漸滑且峻級不能盡受足後趾俟前趾發乃發迫則以肩相輔其上隘又不能盡受肩如是數十百級稍稍覩前行人如烟霧中鳥又聞若甕中語者發炬則大叫驚絕巨石萬乳皆下垂巖巒竒玲瓏晶瑩不可名狀大抵色若漁陽媚玉而潤過之稍西南爲大磐石石柱踞上其傍有所謂石牀及丹竈鹽廩者稍東地欹下而溼跡之則益溼且益窪不可究卽所謂僊人田也回顧所入竅不知幾百丈熒熒若日中沫時現時

滅久之路幾斷其下穿不二尺所余扶服過下上凡百餘級忽呀然中闕可容萬人坐石孔之下垂者愈益奇爲五色自然丹雘晃爛刺人眼大者如玉柱或下垂至地所不及者尺所或怒發上不及者亦尺所或上下際不接者僅一髮石狀如潛虬如躍龍如奔獅如踞象如蓮花如鐘鼓如飛僊如僧胡跪不可勝紀余時憊足益蹇強作氣而上至石臺俯視朗然洞之勝至是而旣矣會所齋酒脯誤失道呼水飲之乃出張公者故漢張道陵或曰張果非也道陵事在蜀頗著許遠游貽逸少書稱金堂玉室僊人芝草左元放漢末得道之徒多在焉此亦豈其一耶王子曰余嚮所觀石牀丹竈鹽米廩及棊局者仿佛貌之耳烏言仙跡哉烏言仙跡哉

遊善權洞記

王世貞

自湖汶發二十里而宿曰蜀山又發三十里質明抵義興薄城南而西曰西九亦九里裘也邑城若兩腋浸者又五十里抵善權約以晨往既出市不數武卽爲馳道可二里許抵寺道皆夾古松栢蒼鱗駁犖上不見際入寺門百步有穹閣曰圓通下多古碑刻中庭多古松栢殿曰釋迦大殿唐大中初創甚瑰偉大柱三有雷火書曰詩米漢謝鈞記摹佩之可以已痞僧爲導入別室出茶笋啖之良人導至三生堂觀祝英臺讀書處已復折而東北出寺後曰小水洞上爲飛巖若蓋者大石翼之中有竇若偃月水潺湲自中澗來唐李頻司空言微時讀書見白龍從洞起蟻後貴寺所由以

建也從小水洞復折而東北上山不里許至善權洞洞左峭壁斗
起古木紛樛若怒虬其木別拆石而出復爲樹時秋晚徧壑皆金
燈花綺錯如繡洞門峙巨石呀然而中闢可容萬人乳下垂怪偉
殊絕多作蒼赤色不能如張公洞而敞過之左右石壁峭峻貌
若鹽堆米堆及仙人牀丹竈者僧一一指示之上有仙人掌出乳
間下垂若招五指柔黃色白勝玉又有石柱可二丈許大十圍色
亦如漁陽玉循柱而左折益勝空洞無際稍尋舊徑出余時困足
疾蹣跚前倚巨石呼酒佐武乃自力而北下草樹虧蔽泉聲鏗琤
又西南而下可數十步其陰爲水洞上視所遊洞若阿房矣洞深
黝行里許不盡奔泉自外來爭先亂石間軋軋異響如澗白金沫

射人面崖石白而方高下井井若經畫曰仙人田者復列炬進窮
至崖盡處其下乃深碧亭亭不可測矣然以意度之當穿小水洞
出不然無所受水也始余探上洞時足硯然又澠然若鐘下洞空
水傳之聲也及予游下洞乳垂滴若雨上洞傳之膏矣洞中高其
上空際天下空不知有地與否真大奇勝哉余聞之都穆先生云
身所歷稱洞天福地者大都浮豔勝實卽不及善權十一乃何以
寥寥焉於乎崑崙天柱當山經首遠弗及祀典峨眉崑崙第一太
室培塿之祀其常耳雖然又甯獨山水已哉

玉女潭諸游記

王世貞

出張公洞半里許得史氏之廢院憩焉卽故天申宮址也會所齋

酒脯至相勞苦飲食小閉仰視旁石壁峭上十餘丈下有泉紺碧
色酌之甘客曰循此西可抵玉女潭余遂起蹙蹙行蔓草中然螿
石鱗切道甚平曰史氏所治也可三里許綽楔書甚偉至則道益
飭治修篁茂松葱菁峭蒨極望無浹有老氏宮焉圭者則二僧延
余縱觀爲上視釐處久之出緣石磴上可數十武稍折而南爲玉
女潭潭方廣各五丈許不以水旱溢涸齋渟泓澄可數顧髮大石
梁斜覆之覆不盡者十二黃葉時隙鏗然有聲李生約緷以石而
擲之其深者竟五丈緷不見底余呼酒舉一卮下僧導余行可百
弓抵瓊樹所天矯偃蹇欲無白日餘若數虬盤縵而下根則上搏
相格益怒甲巖開奮卽唐人獨孤及所稱日日思瓊樹者也計其

歲可伯仲吾虞山檜耳傍有巨石昂首出隆準兀峯兩洞眈眈水深綠如雙睛却視令人雙然僧乃導余飯史氏莊中堂亦祝釐處也周環若壁爲八卦齋後樓憑之可從隙望太湖門者傲余以不可上乃止史氏者今太僕恭甫也僧問爲言所以得玉女潭狀云史氏初行地山下榛蕪隱約中若有覩者異之刊蔓而潭見其右爲虎窟人獸骨甚多募獵士逐之去亭其上凡史氏所得地以十數而龍湫君陽洞最勝余故已耳龍湫遂攝衣往可里許至湫湫爲石澗衡二丈奇縱可六丈而殺三方皆峭壁壁多青綠色瀦泉淵然甚冽而甘寒方舟覆焉僧爲言舟可以入洞第非數十人莫能復余顧從行士有賈勇者募之復舟人與三鑽七人裸而泅舟

遂復已從峭壁下盤人壁愈益斗絕仰視天一雷熒熒射人石色
與水色鬪碧赤余劇呼酒張生扣舷歌歌聲泠然逗崖石間欲留
小醉需次人者妬而疾呼乃強出爲待之徐行至君陽亦水洞也
中空可容百人流水潄潄出石間傍復得一竇偃而入益開朗石
益奇水聲益壯蓋游客所不能識者僧復言某某地亦可游以迫
下春遂歸

振始堂記

王世貞

陽羨之甲族毋逾吳者吳之先有味菜公以經術顯名嘗築室東
溪之上讀書而樂之署曰滄浜味菜公以貢至都下會其從子文
肅公在翰林公笑曰吾老矣安能與兒子輩衡進遂歸而公有子

武城令是曰滄溪公因滄浜之舊而稍飭之滄溪公卒滄浜之業屬其仲子駕而仲子跡弛不問產遂落他人手駕之兄詹簿君每過之輒扼腕歎曰余王父及余考之履跡不淺矣而據之者乃某子甲苟不復異日何以見地下悉橐而贖之因故陟崇堂其上宏麗喻於曩時周山人公瑕大書扁之曰振始傍畝益拓治圃其左有堂倣振始而小扁之曰葆真堂後鑿池種紅白茄累石爲山竹樹雜映與魚鳥共之別構一樓曰肇秀以承銅官山之勝煙巒出沒百態樓之前砌石臺臺之下有池與東溪通凭欄而坐則風帆沙鳥歷歷在目詹簿君閒從容觴咏其中甚樂也已而歎曰公瑕之所以名堂固有指也具其事屬世貞俾專爲堂記世貞昔宦游

燕中燕中之公卿戚畹甲第名園崇臺累棟金碧璀璨借空奪目
者不可以指數然不轉瞬而它屬所謂朝長平而暮冠軍者欲追
蹤其故主而不可得嗟乎其始豈不艱締構也而爲之子若孫者
多委茶昏盤當其未衰已夢醉於綺靡之場而不覺及其既衰則
摧颯於徙廢之時而靡悟毋論卽其地求其主而不可得卽得其
主問其地其亦不能輒指目也此其人何可論振今夫滄溟者出
下一別業耳其邱壑之勝味菜公父子擅之幾五十年已非有長
安奕棋之歎而詹簿君慨然能復之於既失又能大新其故以光
昭先王父與厥考之業以慰其思於九原公瑕之所以名振始者
豈誣也哉余故不辭而記之使刻之石以示君之子孫曰堂之中

乙帳其左右丙舍池烏卉樹曰某某先味菜公之所手創也某某
詹簿君之所手拓也取銅官之山以爲表世世稱吳氏物不亦快
哉君名馭別號少溪嘗以才爲肅皇帝侍從臣乞身於壯年歸而
爲德於鄉者非一云

石亭山居記

王世貞

環陽羨而四郭之無非山水其山之冠則皆青峭爲鬱麗其中則
宛轉深窈而其下則多嵌空玲瓏其水之爲湖若溪若汶者皆泓
渟清泚可濯纓而鬚髮山水之所交蔭則皆沃莖有稻禾菴茗美
箭柿栗之屬而又爲寓公騷人之所咨賞若蘇長公輩詠歌而志
識之不一以故環陽羨而四郭之外亦無非甲墅名園嘉靖中邑

之賢大夫吳先生強棄其印綬歸而邑邑於郭居之不快行求地
至城南之五里得一故墅而樂之間其田與賦則皆中下錯也曰
吾且以爲孫氏之寢邱乎旁有一小山曰石亭其高與延袤皆不
能里計質之人某已氏之所棄可捐緡籠而有也乃益置廳宇治
西舍爲涼榭煖閣應溜浴室之屬雜蒔名卉翼以松栢篔竹相土
之宜以滋果蓏旁畝益拓稷稊參之漚流以爲魚防闢塲以爲雞
豚栖曰吾宮於是飲食於是其羨猶可以沃賓客也暇則扶藜杖
蹠蠟屐而登所謂石亭者則銅棺離墨荆漢二汰上下之勝一望
而旣之曰是不必皆吾有也庶幾哉不皆吾目有乎大夫樂之甚
至捐館舍而卽其陰卜兆以歸焉時二孺子方襁褓其家之不遑

惟而獨所謂石城之居賢者以爲甘棠而黠者果以爲寢邱蓋久之而二子漸成立補太學上舍錄鄉書則其居益飭日麗而家老之任農圃者日益勤卽毋論其田賦視公時亦改而上中矣伯子與余仲氏善謁余而屬記之伯子之言曰是居也吾先大夫之所手樹築者也吾方惴惴焉懼五畝之不能保以貽地下蓋而今故無恙吾偕吾仲時息焉游焉且獲取其羨以供先壠之粢盛而傍及賓客則大幸雖然薛公有言玄孫之孫爲何人不能知也夫以不能不圯之廬不能不凋之卉木而責之所不可知之人吾又安能保其終爲誰有也其泯然而漸盡者無可恃所恃獨巋然行亭之山而已叩之而頽然不能自名然則所恃以久而使後世之人

詢所謂石亭山者曰其傍固先詰吳大夫之墅也以等於蘭亭午橋足矣唯子一言記之耳余听然而笑曰孝哉子之言雖然恃余記而不朽亦迂矣固不若子之石亭山頑然者足恃矣吳大夫諱仕以文行顯嘗三拜學使者而三棄之學士稱爲頤山先生

延祥上區華氏役田記

王世貞

今天下財賦獨江南最大江南常所部邑獨無錫最大無錫諸區獨延祥而延祥又獨上區最大其長賦者又最欲上區田可十餘萬畝無他姓皆華氏田而嘉靖間華之老有游大人者與余遇燕中云屬當長歲賦矣諸大人有右我爲請郡邑得省無名徭若干然度其費不千金不止也問所以費狀則曰苦虛糧問所以虛糧

狀則曰區之人積逋而貧者廢箸而嚮於他區豪豪取其穫而遺其賦以責田主度不給則跳區長賦者不能跡田主所又不敢問豪取賦歲歲爲代償不給則亦跳蓋久之而至不能跡田與豪所亡論田主矣余旣已心識其言而會學士鴻山華公致其事歸公故延祥人乃歎曰柰何以吾宦達食吾鄉豐而瘠其餘哉乃倡爲役田家及役者出百畝之三畝不及役者五畝進士不應役而稍優之如役者三畝鄉進士與不及役者一於是公之兄弟當出田共八百畝以先諸華通出田二千四百畝得米若干石麥若干石以歲助虛糧及收運之費長賦者稍稍寬矣而公又曰是尙未可繼也柰何瘠吾鄉以肥他區豪乎而公門人翁公孺參以參政至

乃具疏請於朝下御史御史下翁公翁公下邑王令其勤劬度畝計他區豪不得復匿糧其糧存者田與俱歸田往者糧亦俱往蓋無錫之虛糧八千石而延祥獨得二千石長賦者業益寬而公又以子叔陽成進士捐腴田且百畝以輔其瘠者而公又謂諸田散佃不易收也俾易價更置田如其數卽不得託消落故有所廢損而公又令易米麥而銀米石爲銀四銀麥石三銀之半以爲程穀貴則有餘銀旁斥產益羨葺世墓贖貧族婚喪於是乎取給蓋二十年而延祥之華非有大故毋廢箸外徙者不佞蓋少時聞大父輩言成化宏治間鄉賦三老鮮衣怒馬平亭里訟庾蓋之羨多挾以起家至不慕好爲吏此無他田歲入恆饒而官取恆儉故也今

縱不能復故柰何日削損其饒而糜之使同於葑屋蓋東南者國根本也富民者東南所恃以雄者也今縣官幸稍稍減中外資吏奉爲廉平無非時不經之額矣藉令它區悉如延祥他州邑又悉如無錫歲計之十稔而後餘糧有不棲畝哉不佞公門人獲一再游公鄉而竊覩華之室多潤者不至如燕中所聞異之間於公而得其說公謂不佞子爲我記將樹之豐碑以戒夫後之嗣延祥役者公名某字某鴻山其別號嘗爲德於國未竟歸而爲德於鄉此亦其一也

江陰黃氏祠記

王世貞

自倭變起嘉靖之壬子而稍息於壬戌十年之間大者破城邑小

者瀾閭井其銛鏃之不施於三吳者無尺地而三吳諸富人或兵
或燹或鹵或以家徒或以身竄卒不能捐其所垂散之貲以予縣
官不得已而縣官用軍興法逃鞭箠之令嚴而後其私帑出若椎
骨而監其髓上之厲下與下之讎上瞞瞞焉交相讒而沴氣作其
始也甯割其家以腴賊而不肯爲其上其旣也忘賊之毒我而不
忘上之毒我於賊之後也其於道誠悖而於計則誠拙矣無他欲
蔽之也蓋獨江陰有黃宗周翁者家世以高貲稱而黃翁自儒起
由邑諸生補太學上舍其積纖累微因便規息用計然之筭而恢
之諸言治生者咸推冠而竟以起儒故通經術類於上下之分與
所爲損爲益之大先是戊申歲未有倭變而翁與江陰令謀邑枕

江得無爲盜窺乎且城皆土是可坎而登也計以爲巖之便首捐金六千身長其南東面之役而先之凡三百丈有奇不踰月賦畢臺使者後先擬上翁狀翁謝曰江陰民城江陰分也而何上狀爲乃僅得褒旌居五年而倭作且及城城以巖故堅第乏藏粟翁又輸兵儲粟爲石者七千而睥睨之卒旦夕餉爲石者千賑貧民避兵爲石者二千令復議子城增於門凡四而翁任其三願其子諸生道事板築焉其明年丙辰倭遂傳城薄而攻者四十日而不破又明年丁巳天子大發兵屬尙書趙文華討倭責諸富人金助軍翁捐復七千於是尙書偕督撫牒翁爲蘇州衛指揮使翁辭曰吳民助吳兵餉分也不可則懸其牒人謂黃翁是牒不當翁捐十之

一豈其以浮取故而避之翁不答而謂道曰是牒者尙書餌也且
鈞我我彙懸磬矣尙書果欲悉卷翁餘貲不得起獄以寤翁而奪
其牒始翁之爲家也阜帽布衣徒步斤斤然食不再肉從不累僕
無園池器用妾御聲酒之好諸富人竊笑之曰是夫也殆爲人積
者也旣翁之爲縣官捐米者前後萬石金萬四千而富人益笑曰
夫夫果其爲人積者哉翁卒而諸城居者稍稍追歎曰微黃翁吾
儕其不肉倭也而臺使監司行部者得其事願謂江陰令微而人
之力與倭共此城矣於是其富人亦伏而相與謀立祠於翁里以
示報翁之子道謝不敢當曰先人以諸父兄故毀家以扞之而不
肖乃以先人故勞費我諸父兄請竭不腆之裝而爲家祠以姑答

我邑大夫與諸父兄指乃卽居之左爲祠肖翁像於中而以媪趙配謂翁之得成其業與志皆媪力也落成而道率其弟子諸從孔明祀事則鄉人人囊牲楛醑而來拜曰是無以報黃翁萬一請歲歲無廢伏臘太宰劉公聞而嘉之爲顏其楣崇功報德而道益謝不敢當曰先人業不仕僅引邑人分毀家而扞諸父兄毋所任功亦毋所任德願謂不佞其爲我記成事而已不佞乃言曰知禮哉道也夫所謂法施於民能扞大患者其於黃翁祀固當然此皆請之天子下禮官議報可而後行夫家祀不及鄉鄉祀不及國道以國人鄉人之指而約之僅從家人禮庶幾其有永哉自今而爲道之後日從事於祠者思所以闡揚而光大之爲鄉人者感黃翁之

爲德於鄉則思所以報熟黃翁之爲德於國則思所以齊貧者不
愛力富者不愛貲務革其故而媚於上而黃翁不言之化宏矣哉
因記其事授道刻之石祠前後六楹其左右室有大士元君像前
室有文昌像黃翁素所奉也有餘屋以棲守者以居有庖有池有
亭及曲水流觴之屬以待觀者則道意也翁諱鑾卒之年七十有
二道博學爲諸生數舉不得志改尙書禮部史當有官厭而游江
湖間其歌詩人人稱之與余善

洛原草堂記

楊慎

洛原白氏貞夫草堂也奚取夫洛白之先洛產也遷於毘陵里於
三渦築於菱港自宋迨今世踰數十康敏公昌以大之中丞公克

以繼之自他有耀明德遠矣而洛之懷弗忘也故以名堂謂之白
志楊子曰白氏亦猶行古之道也國於郡邑有與立焉是故楚都
所至命曰郢晉都所至命曰絳家於郡邑有與立焉是故虞封越
江猶曰北虞鄭民南徙猶曰南鄭也夫白氏亦猶行古之道也貞
夫曰吾先子之所命也訓我後人勿忘其先也先子之所不敢忘
吾亦不敢忘也揚子曰訓不違先孝也稱必稽祖仁也仁且孝可
進於道矣滎河溫洛羲圖如書道則此其源也文則此其源也道
以經往文以緯來經往道之林也緯來業之基也仁孝以躬之德
業以充之遠耀以融之不忘以終之其庶幾乎詩云無念爾祖聿
修厥德是子先人之覆露子也自求多福在子而已貞夫變躬遷

席曰是先子之蘊也微夫子發之吾不知炯戒之昭昭也其曷敢以忘敬籍之楹矣

泮宮圖記

薛甲

東南諸山自海上來者蜿蜒委蛇西盡君山之麓西北諸山自北
固來者屈折起伏若斷若連聳爲秦望崎爲由里君山由里之間
平疇衍沃東西可百餘里南北可五十餘里卽其中濱江而邑者
爲江陰邑居之中絃誦而處者爲泮宮宮前有池延袤百尋爲泮
池潮汐往來萃焉其後連崗特起隱然有拱揖羣山之勢有閣負
崗隆穹突兀高出一邑之上爲尊經閣憑欄遠望則山川之迴合
城郭村墟之秀麗與夫雲帆魚鳥之往來晦明風日無所不宜以

其僻處一隅有江山之美而無送迎之勞故吏茲邑者稱吏隱而
吏於學宮則隱之尤者也夷陵蕭君司訓於茲地凡六年而始有
代府教授之遷將去而不能忘情也繪爲一圖而請於予曰古稱
居官者長子孫吾子某育於此也願勾一言以示我子孫吾將朝
夕玩焉子惟古道不作廉恥之風衰世俗之教子弟者稍知句讀
則使習佔畢課文字爲利祿之謀其既得之也則藉聲勢憑寵靈
爲榮身肥家之計求田問舍汲汲如不及若是者雖其故鄉之山
水亦有所不暇顧矣矧官府猶傳舍泄官之地猶逆旅有能留情
戀戀如蕭君者哉夫遊心物外者不可束以潢汙之見而抗志塵
表惟與世淡泊者爲能知之蕭君卑棲而無尤心官久不遷旣遷

又得遠地而無怒色此其中必有異於人者宜其不能傳舍官府
逆旅江山而託諸此圖也夷陵當楚蜀之交名山大川之所蒼翠
以君之心推之吾知其必不肯求田問舍而能寄情於某水某邱
審矣吾不惟爲吾鄉山水幸而且爲夷陵山水幸也遂書以貽之

江陰三義記

史自守

延陵君子裔吳重字士宏宋侍郎博古七世孫也張士誠竊據江
東時江陰朱左丞相名定者僞吳黨也嘗借糧於吳重詈弗與定銜
之誓滅其族越數日統兵至繖墩馬墅村圍焚重居時重妾張氏
負其八歲兒吳遠竊出兵戈煙燄中藏之白蛇港蘆洲復念其嫡
與次兒在冀萬一可挾以出乃復歸而死賊手於是吳氏無噍類

獨蘆中孤在耳比且有顧老漁者見孤在蘆洲急攜匿漁舫爲易子敝衣棹出江從他港至雲亭河邂逅其孤壻陳子章正驚聞吳重遭變而皇皇訪其後也老漁見子章意識切乃告以孤并美服金珠帽還之子章卽以贈老漁辭不受鼓棹去子章挈孤還至所居迎福寺前改姓名爲己子育之成人贅蔣員外士昂家遠旣長德子章甚因自字世銘生五子謂陳氏之恩不可忘吳氏之宗不可滅命長子宗仁復姓吳而宗禮宗義宗智宗信皆陳姓以示報焉至正丁酉明太祖命江陰侯吳良討滅朱定喪制所云水寨擒朱定之功尤爲超卓者是也定之不義而滅門報復不貸重守義之正而不資盜糧殆知天命有歸耶宜其一綫僅延百六十年來

陳吳皆蕃衍也黃常謂妾似杵曰漁似程嬰子章義兼嬰曰得之矣世銘不忘本抑亦可風也歟

修江陰縣尊經閣記

葉逢春

江陰故有尊經閣地墜日久邑令公某君乃捐俸先議葺之至令公某君功始竣其費盡需於有司不煩於民令公某君馳楮走倖於郵介余言以紀其事余惟我國家令甲仿漢世明經之意乃黜詞賦諸科而一以經術取士非此者卽鉤玄入莊擅騷陟屈而脫歧於六經者卽弗庸故每邑置學其堂以明倫名置閣以尊經名凡以示章甫者知所適庶幾不歧於所嚮爾茲邑君山在其北大江介其南秦望白龍兩峯峙互於東西之雄故土生於中多嗜

古而力修前輩如耿君秉包君天麟陸君文圭惠君希孟類有所
訓述闢別經義以羽翼聖道者比比焉頭士習稍稍溺于句分章
解甚者竊略售摭爲能於六經之旨卽在訓詁者輒視爲長物莫
之或省比其假此得對公車則又并其向所售竊者更棄去之又
烏在其尊也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嗟
夫古之人卽聞且知未已也必尊而行之斯謂尊也已夫六經之
于世也猶射者之彀率御者之驅範也射必尊彀御必尊範而後
能百步言中千里而馳六經吾心之的彀正範也而反或未知尊
者則吾惑焉煨燼者毋庸談已而後世知所尊者三漢儒得六經
之粗以考訓而尊也宋儒得六經之精以窮研而尊也而近世儒

者以尊吾心之六經是以筌蹄而尊也三者得其一則尊而非存者埒矣由博考而精研由精研而筌蹄三者得其全斯尊之至也不然徒入吻出聆於心蒙蒙然無所了愉又甚者陽誦而陰違之視六經所訓載蔑如也審是卽較之煨燼者無殊矣是古人所謂譬富人之子取其先世之寶藏而盡貨之又并其記籍寶貨之約而裂棄者也謂之尊可哉是役也經始於某月日而董其事則某某邑令某君獨有志於修舉茲閣則庶幾知所尊者已

遊張公洞記

王穉登

張公洞去金沙洞三里山如覆釜赤烏間辟厯開爲洞有前後二門自前門入者懸磴而下日射之光明遍一壑磴盡處幽黑不可

窺拾級而上登一臺從臺上仰睇俯矚怪石刺眸莫可模擬如燃犀照海天吳紫鳳負波而神人異物翰鬢獻琛魚龍灑潯乍出乍沒見者無不咋指吐舌洞中前明後晦自後入者非列炬不可又須側足曲跪蹣跚却行而後能下石怪不當前洞十三初至探奇聊堪一僂僕耳憶與幼元以嘉靖辛酉來遊迄今萬厯癸未乃經三朝二十有三載而後能偕幼元再至如次律審中盧生枕上蒼茫恍惚有同隔世昔爲健犢今成老驥更二十三年余兩人當作何狀安得俟河之清耶青鬃漸霜紅顏易稿不知尙能著屐幾兩耳

宜興縣學尊經閣記

曹三陽

聖人之道寄之者經尊經於學宮不使異說進於經也夫自有書契以來諸子百家各以意立言亦既奇且博矣然其言輒隨世朽卽弗朽學者亦弗信弗信弗尊也惟聖人作爲易詩書禮樂春秋以垂教萬世萬世而下罔敢或悖故尊之曰經夫經常也彼諸子百家豈必皆不尊然而不以進於經者尊經也象犀珠玉天下寶之而不以進於布帛之用熊羆豹胎天下嗜之而不以進於粟菽之用聖人之經天下之布帛粟菽也進之以楊墨則戰國進之以申韓則秦進之以黃老則漢進之以梵書禪語而宋齊梁陳前後覆轍比比相尋則信乎諸子百家之不可進於經而經之尊無疑也雖然經聖人之道也亦吾人之心也心有陰陽故聖人有易心

有性情故聖人有詩心有政事故聖人有書心有中和故聖人有禮樂心有是非故聖人有春秋聖人以人心之理發於經俾天下後世學者反之虛靈之中曰吾心本如是稽之載籍之迹曰聖人之經果如是夫然後信之奉之歷萬世如一日故尊吾心卽所以尊聖人之經也若乃竊尊經之名無尊經之實則窮探象數非所爲尊易也呻吟篇什非所爲尊詩也誦習謨訓非所爲尊書也玉帛鐘鼓筆削災異非所爲尊禮樂春秋也況乎易隱於九師詩亂於毛鄭書散於今古之文而戴氏所記三家所傳寔失乎禮樂春秋之舊其不假借附會而爲非者鮮矣尙安望其經之尊也哉自三代而下藏經者有天祿石渠有四庫書目其表章校正之功代

或有之而往往教化不興士習不正則知尊經而不知所以尊經耳譬之獵夫漁父亡其魚兔而徒負罝罟以號於市曰此魚兔所在也予竊爲是懼焉謹因斯閣之成僭言之以告同志者俾知尊經有道不在於經而在於心沿流以得其源循末而求其本炯然見聖人之道而諸子百家之異說不得進而參之則經之所爲尊尊經之閣之所爲重也不然經之爲糟粕也久矣又況斯閣也其不爲糟粕之遠廬也夫吾邑學宮舊有尊經閣圯壞且久迨梁侯至乃始鳩工聚材一鼎新之時邑博朱君金君秦君造予徵言爲記予雅重梁侯且迫於三君之請不得以不文辭也因爲申其說如此若工費顛末則有司存不具載梁名銓仁和人朱名衍崑山

人金名垣晉江人秦名三麟常熟人

傳是堂記

曾同亨

傳是堂隸毘陵郡治歐陽使君復龍城書院故址卽其地建祠祀延陵季子而下六十有九人朱侍御公以閱汎至見而趨之爰命今名蓋取韓子贈文暢序中語也與使君意合使君因遣使來徵記曰願闢傳是之義以詔此方之人士不佞學不問道其何以副使君之委惟是德意不可虛辱請爲諸人士試言之夫自剖判以來言道統自堯舜始堯舜之言道統自允執厥中之語始是中也卽惟皇降衷之恆性純粹至善不偏不倚合智愚賢不肖之所同其在父子爲親在君臣爲義在夫婦爲別在長幼爲序在朋友爲

信率之爲仁義之道而性所由顯修之爲禮樂刑政之教而道所
由行自二帝三王以逮周公孔子孟某聖聖相傳作君作師繼往
開來裁成輔相之業皆本之此亦猶家之世嫡相承雖累千百葉
不可得而易也世降俗衰百家之說競起雖莫不各有所授然其
大旨支分派別不得以亂吾世嫡之傳若蒼素然至佛氏之徒出
竊取吾儒之微言以文其自私自利之意蓋幾於黷宗矣韓子闢
之說者謂其與孟子距楊墨之功同有以也夫韓子之闢佛其語
不啻詳矣而莫近於所以告文暢者何也蓋百家之說與楊墨之
教其意淺其詞錯出而不馴固易辨也若佛氏之旨精深而宏大
聞者旣多貿焉莫知其似是而非之害而其出離生死之說又足

以聳動羣情而誘之使趨一旦欲其返而歸正如徒舉精深宏大之旨與吾聖道毫釐千里之謬者嘵嘵置辨有悍然不顧而已故韓子之語暢第言帝王仁義之道禮樂刑政之教所以覆冒斯世而林林總總皆得安居而粒食優游以生死不至於爲夷狄禽獸之歸使其聞而爽然自失庶幾迴其轅於吾儒也此韓子之善言聖道卽謂功配孟子可也今天下道術大裂士之趨佛者方自謂闢闢窳與牢不可破紛然而未已扶世衛道之君子往往所爭在是宜侍御與使君有味乎韓子之言取以名堂也歟雖然三代以後明道之學直接孔孟之傳者明道常讀韓子之言謂不知其言所傳者何事豈以二帝三王以來其所以傳者韓子固未之及歟

蓋明道之言曰聖人本天佛氏本心夫惟本心必至遺倫棄物與世了不相涉而後無礙其空體夫惟本天必至盡倫盡物條貫融通而後克全其性真此聖道與佛氏毫釐千里之差必不能強而同者學者卽此求之其於聖道之所以傳思過半矣毘陵三吳奧區白子游踰江蹈淮從遊於聖人之門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莫如此地乃數千年來其能紹明聖道之傳者可指而數也不佞頃入白下側聞毘陵諸學士大夫方修朱陸之會以昌明道脈而傳是之堂適成於其時事機之符合其感動興起當益易繼自今登斯堂者無忘賢師帥嘉惠之意卽名堂之義以根極執中之傳相與脩身繕性舍曲徑而履康莊無媿聖門之世嫡異日者出則以

身行道爲名臣處則以身明道爲真儒將一方人文之盛埒美鄒魯方駕濂洛無難者其於延陵以下諸賢何有哉斯使君所爲拳拳屬望於諸人士之意也

無錫縣望亭鎮新建龍匯橋記

施策

昔周禮乃姬公經理周家盛治之書而夏官之屬設司險氏掌九州之圖周知川澤之阻達其道路焉蓋爲橋梁以通之則其係於王政亦舊矣故國氏以乘輿濟人議其小惠未徧直以徒杠輿梁當平政之一陳之川不梁而單襄公至以卜其國之興亡則橋梁顧不甚重哉吾邑之望亭當錫入蘇之咽喉不佞常輕舸布帆往來其間意其當橋而未白之邑父母也會趙侯莅錫之三載政成

民和百廢具興不佞遂舉以告侯巽然曰微君言固將謁之余蓋謂茲地之當橋者三夫縣治奄有一同若家室然署廨其交輿也城郭其庭廡也封疆之守其門戶也茲地當錫與蘇之交疆界攸屬則門戶不可無肩鑰關鍵之設當橋一余習輿地家言大抵以上流爲天門下流爲地戶上欲開而下欲闔今邑之上爲郡治自洛社而往有橋者三下爲姑蘇自附郭以外橋絕無矣則地戶不可無締結收翕之勢當橋二茲地復攝乎震澤巢湖之門二浸淫濠菴苻賈販出沒其間故雜置賊曹然非有以隘束亦無以挫其鋒而扼其吭兩岸陡絕往來作息者跬武有留行之歎則民牧不可無弭姦興利之畫當橋三不佞曰有合哉幸相與成之時許墅

督稅主政董君首倡助權錢五十緡今督撫中丞曹公先以方伯
備四郡兵與不佞爲同年不佞以侯言請公曰橋梁美政也以百
姓之財爲百姓之用何靳焉計每歲河工銀貯之有餘遂捐二百
五十緡助之而工始興越三載工未及半而趙侯以政最擢去侯
謂不佞曰微君孰與終始之會兵憲梁公嘗與不佞同事滌陽有
一口之雅不佞復以請公復出河工銀百緡助之而林侯適繼趙
侯而至承上德意留心稽察令巡檢康有高董其事有不足更取
之願施之家而郡伯歐陽公觀垂成之功虧一簣之力亟捐俸資
五十緡助之而功乃就緒維時督撫曹公適奉特旨自句曲移鎮
姑蘇道經吾邑與不佞共落成之不佞左右瞻眺有會心焉蓋城

郭鬱蒼村落繼之相錯如繡至茲地若闢而若或閉之者則茲橋爲邑管籥也九龍菁葱挾溪流而湍悍東駛如鯨鯢吐噴至茲地若洩而若或蓄之者則茲橋爲邑鈐轄也乃問之巡司之官若吏若卒則曰茲橋建而吾儕獲安枕矣胡憂盜問之居民則曰吾今而此疆彼畝揭厲無虞東作西成方舟罔資則茲橋非民所據嶮峴而守從枕席而過者耶趙侯言當橋者三若左券矣趙侯始事時名其橋曰龍滙豈其不鄙夷吾邑獨從輿地家言以爲九龍之秀得茲橋而匯聚停蓄而以地靈人傑祈盛美於後來也哉嗟乎茲橋之爲吾邑重也尙矣居於斯宦于斯諱者孰不欣豔之顧工費鉅繁未易以舉匪藉諸使君之力曷克有濟而況其樂助之多

若是乎吾邑其微有天幸也已先是趙侯去邑時屬不佞記其事
茲當事竣不敢虛諾且以諸使君之德澤不可泯也不佞乃爲之
記而并論者如左曹公時聘直隸獲鹿人梁公祖齡四川溫江人
歐陽公名東鳳湖廣潛江人董君名漢儒直隸開州人趙侯名應
元廣東新會人林侯名宰福建漳浦人皆名進士是役也始于萬
厯戊戌之春以今歲癸卯之秋而工畢木石工精之費凡八百緡
與有董募之勞者爲耆民張漢法得附書

重修二泉書院記

顧憲成

吾邑文莊邵先生建書院於惠山之麓榜之曰二泉先生沒屬嗣
子蔭生煦發壻浙江東陽少尹秦汶共守因肖像其中歲時瞻禮

焉烈沒嗣勳沒不復能守汝子太學榛益併其半之三榛沒屬
季子煌得盡併而專守之久而變故百出幾厭涎口伯子茂才秋
請以身任址不竟廢觀察虛臺蔡公過而喟然興嗟謀諸邑侯林
公新之遂捐緩金百餘兩檄馬丞督其事并葺其家祠家祠責成
邵氏而書院獨責之秦向故有分守也茂才君慨然起曰是實在
我若之何其獨勤當路乃躬爲經理佐以家貲百金自丁未秋七
月始至戊申春三月訖事規制備具頓還舊觀因語余曰秋也不
敢忘文莊敢忘蔡公子其爲我記之余憶往高存之輯先生年譜
有問先生何以無後未及對今請申其說竊以爲先生之所爲後
與世人之所爲後不同何者世人之所爲後有待而先生之所爲

後無待也古稱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又其次立言先生誠心質行表裏皦然貧賤不爲移富貴不爲淫威武不爲屈能立德矣由釋褐以至縣車所在惠澤洽焉教化行焉風紀肅焉典刑樹焉上獲下信閭而彌章能立功矣簡端錄寤寐聖賢闡性命之精蘊日格子折衷千古定是非之權衡能立言矣至於今流風餘韻宛然如在兒童走卒無不知有先生也者是先生之所爲不朽卽先生之所爲後也余少時聞某省有某督學行部至某縣閱諸生籍見呂姓者甚多於其入謁命之曰孰是呂蒙正之後列左孰是呂惠卿之後列右一時俱趨左無右者督學歎曰蒙正有後惠卿無後斯言良可味然而爲斯言者猶有待也先生則無待也茂才

君又從容言先生嘗於中建李丞相忠定公祠尸祝而俎豆之以志尙德之思今亦并加重葺庶幾先生欣然惠顧時時陟降其間卽忠定不孤耳予不覺爽然心開作曰信矣信矣先生之於忠定也其猶蔡公之於先生也而今而往爲忠定之先生者無窮則爲先生之蔡公者亦無窮爲先生之蔡公者無窮則爲先生者亦無窮矣故曰先生之所爲後與世人之所爲後不同也君以爲何如茂才君曰而今而知後之時義大矣請質諸蔡公當有以復於是乎書蔡公名獻臣同安人其爲政也敦尙風教林侯名宰漳浦人能與公同心以有爲者也馬丞名之驥信豐人規始董成與有績焉法得附書

常鎮道觀察使者虛臺蔡公生祠記

顧憲成

虛臺蔡公持節而莅我吳也默而思之吳之難治久矣道將安出徐而諦觀士風熟察利弊憬然有悟也曰吾知所以與之矣遂下令與民更始豪橫有禁刁惡有禁打行紮詐有禁窩訪窩盜投充稅幹有禁諸馭民之具種種備已而中復念曰善馭民者不專求諸民也當從馭吏始則申之曰貪墨必罪苛酷必罪非掌印官而受狀受呈者必罪胥徒舞文必罪所部守將及材官騎士之屬各依汛地謹禦非常盜賊鹽徒發而不覺覺而不治必罪諸馭吏之具又種種備已而中復念曰善馭吏者不專求諸吏也當從馭身始則儼然而親示之標絕餽遺杜請託批申刑名不假左右何漢

惑也地方賢否不別採訪何光明也驛遞夫船不徇過客何正大也日用蔬米不用鋪行何簡便也而終之曰本道如有差錯及道役有犯沈匿焉索作姦等弊幸卽明白見示以憑改正究治此地方相成第一義也噫嘻至矣盡矣公可謂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者矣故令下十日而吳中相戒無犯令下耕年而諸弊俗悉更矣以大治稍暇輒簡諸才俊進而與之談說經旨揚摧文義勉導以古人之事至於學校祠廟先賢遺跡有可興人文裨世教者率不難爲之主持脩舉又皆出自俸金贖緩不煩民也比戊申己酉間歲大潦饑孳載路公焦神勞思議蠲議賑諸所爲撫摩拯救不遺餘力東南賴以安堵如故久之主爵者廉公政

行異等數推轂公諸父老聞之大驚奔詣兩臺乞留幸得請加銜
復任歸而婦子欣欣交語自是可長有公也不意公一旦偶有感
輒拂衣去比覺舟已及於梁溪之澣矣乃皆鬪然而起不期而集
者凡幾千萬人相與號泣而追之叩首呼天請留公不顧又追至
吳門又不顧已又追至橋李卒又不顧至武林而公且飄然渡江
去也始皆彷徨無之不得已而返日夕怏怏不自聊因謀建祠自
像其中庶幾得時時奉事公其猶長有公也於是合屬士民翕然
以爲允而商人朱程等且特捐貲首倡聞者羣而和之熙熙子來
不踰時而祠成矣乃介孝廉郁元禎屬子爲記子作而歎曰甚矣
公之德之入人深也既而曰甚矣諸父老之自爲計深也元禎曰

何子曰是有三焉一以寄去思用自解慰一以明我吳之人心均此秉彝是是非非略無喑昧不應獨蒙難治聲一以示來者俾知取程於公跡公之所以馭身者馭吏而吏莫不恭其職矣跡公之所以馭吏者馭民而民莫不循其則矣夫如是而後真能長有公也諸父老之自爲計豈不深哉豈不深哉元禎喜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斯之謂矣肅起爲諸父老謝退而錄其語勒之石於公名獻臣同安人已丑進士祠在澄江之南關重所莅也

天授區吳氏役田記

顧憲成

昔錫糧長一役最重且難天授爲錫首區其重且難更倍之予友吳伯子長卿目擊心恫慨然偕其弟仲奇叔美季輝捐田以佐役

長卿二伯畝伯仲奇一伯畝叔美一伯畝季輝二伯畝區人德焉
復慮其不足以垂久遠也上書撫臺周公言狀乞行所司酌立成
規世守無斃公覽而嘉之下檄褒異復貽書爲予誦之予不能爲
義而好人之爲義逢人說項意津津不自休長卿聞而謂予曰是
舉也予聊爲之端而已實賴季氏成之而仲氏叔氏從中襄焉予
何敢蔽季輝曰否不然也予實賴伯兄率仲兄叔兄左提右挈以
無卽於顛墜何敢不勉仲奇叔美曰予兩人上則有兄下則有弟
豈不厚幸頃之齊曰是先諫議之志也不穀等何有焉予聞之益
不禁踴躍作而言曰不亦善乎存如是公共心肩如是公共任恆
情孰不競利而獨廓然不自有也可謂仁矣且爲兄則推美於弟

爲弟則推美於兄爲子則推美於親恆情孰不競名而又退然不自有也可謂讓矣是一家元氣也不甯惟是錫之爲區共十有三在南延則華太史鴻山公爲政而有斯舉矣在開原則高大行景逸公爲政而有斯舉矣迺君之兄弟聯翩後先於其間風規彌暢而今而往能無感發而興起者乎果其感發而興起也凡爲人兄者將不以此倡其弟乎凡爲人弟者將不以此承其兄乎凡爲人子者將不以此顯揚其親乎卽人知興仁人知興讓矣是一邑元氣也不甯惟是往嘗讀長卿制義磊落而多采暨仲奇叔美季輝竝彬彬質有其文稱曰四難惜乎時之不逢猶然滯在青衿耳卽一旦得志致身日月之際其忍獨善而已乎果其不忍獨善而已

也將不以其所以爲兄者帥世之爲兄者乎將不以其所以爲弟者帥世之爲弟者乎將不以其所以爲子者帥世之爲子者乎行當在在興仁在在興讓矣是天下元氣也諸君其亦相與交懋之哉於是伯子仲子叔子季子咸避席而謝曰大哉言乎非所及也請受而告諸先諫議諫議名汝倫辛未進士伯子名桂芳仲子名桂芬叔子名桂森季子名桂萼

仲奇上伯字衍文

脩復冉涇箭河碑記

顧憲成

錫故有九箭河在冉涇橋者爲第三箭橋曰冉涇誌地也維昔爲文莊公二泉邵先生宅有手書朱子源頭活水四字在焉此水北接畧湖西連笠澤九龍二泉之秀全匯於此橋之東清流不改橋

之西悉受堙沒文莊公會請於當路欲復之爲里人呂刁郎所尼不果乃鑿陰渠暗通弦河一脈用石覆之里人仍居其上會刁郎之屋展轉他鶯近屬之尤南華比部比部故長者其子太學君時純克體德心而光大之慨然捐樓屋一十八間平屋三間用以闢新衢而穿故道邑尊同生許侯聞而善之言諸兵尊虛臺蔡公報可遂於己酉冬始工不兩月而河成矣因而橋之同邑高存之名之曰承賢橋謂承文莊公之志也初君手一揭來視余余喜曰僕不能爲義而好人之爲義觀此可勝踴躍充拓得盡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外於是夫所謂是者何也源頭也源頭不識則天地何從而變化草木何從而蕃文莊公之志亦終於無承而已矣乃語時

純曰君知之乎北接蓉湖西連笠澤水脈之源頭也近沿濂洛遠
溯洙泗道脈之源頭也願君努力時純起而謝曰盛不敏何足以
勝之已起而請曰吾將受而刻諸石樹諸周行俾來者往者人人
得就而覽焉庶幾人人識得源頭也人人識得源頭庶幾人人充
拓得盡也人人充拓得盡庶幾人人得承文莊公之志也天地變
化草木蕃洵不外於是也已矣盛不敏何足以勝之子喜時純之
志彌謙而任彌勇也遂爲之授簡其經畫始末詳具時純自撰記
事中蔡公名獻臣同安人許侯名令典海甯人比部名際昌太學
生名盛明

翼毅所先生城南書院生祠永思碑記

顧憲成

予抱疴溼曲日坐臥斗室中酬應都罷幾如桃花源人不復聞人間事一日邑中父老趙仁等羣而謁予廬予謝焉固請乃見之進而詢其故則皆拜而言曰仁等竊願有懇也子曰何對曰江南之役最重且艱者無如糧長糧長之役最重且艱者無如白糧職者憫其然嘗爲役田之議矣嘗爲役銀之議矣嘗爲役米之議矣所以爲吾儕計者誠可謂至矣惟是一法立一弊生利病參半猶未能廓然而大蘇也幸鄉達毅所龔先生目擊而心惻之究晰始末劑量公私列爲八議一曰加白糧之耗米二曰革干料之糧船一曰分銀米之徵收一曰并徭銀之徵收一曰革無名之供費一曰免糧船之盤驗一曰緩批單之勾獲一曰增金花之滴珠精審詳

密鑿鑿中竅當道聞而善之亟允行焉自是充役者省費過半人
人德之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吾儕尙無悔於先生業就城南書院
建立生祠以致報私書院固先生未第時讀書處也邑侯柴公爲
聞之當道兩院而下景瞻盛美竝爲顏其祠表異之風聲奕奕九
龍增高二泉增冽矣仁等猶恐歷時以往耳目寥曠卽蒙德者或
莫知所自慕義者或莫知所考也共圖勒碑貽諸永永敢乞公記
之子喟然歎曰仁哉先生乎竊於是見先生之心矣嘗論之
君子之出而效於世也將爲令焉必以一邑之休戚爲心將爲守
焉必以一郡之休戚爲心將爲藩臬大吏焉必以一方之休戚爲
心何者彼其責固有所屬而不可諉也非徒然也一邑之休戚令

之職不職稽焉一郡之休戚守之職不職稽焉一方之休戚藩臬大吏之職不職稽焉職則有慶不職有讓休戚且移之躬矣由此觀之彼其勢又有所繫而不得諉也夫如是則其朝而經夕而營孜孜汲汲務欲與民聚好而除惡亦不必仁者而後能也若其退而里居脫然釋去當世之寄高者有巖棲川泳以自愉快卑者有求田問舍以自封殖而已於一鄉之休戚奚問哉先生乃獨惠盼粉榆深惟熟計非有不可諉之責臨乎其前而懷之如已痛已痒非有不得諉之勢迫乎其後而拯之如赴溺赴焚周建石畫保世無疆微夫仁心爲質與物同體孰能臻此者乎先生素厚德長者兩爲令一爲守馭歷藩臬所在俱有惠澤民謳思之不忘今嘉禾

吳橋咸建生祠尸祝之余竊以此猶有爲而爲者之所得而及也
至其爲德於鄉如是則非有爲而爲者之所得而及也宜爲著先
生之心以告鄉之君子庶幾同是心者因先生推而廣之遇利必
與遇弊必革吾邑其永有賴哉仁等起而再拜曰聞公言不惟見
先生之心又見公之心矣遂受而鑲諸石先生名勉字子勤登隆
慶戊辰進士官至浙江布政使司右布政致仕焉

常州府脩學記

周炳謨

上御宇之四十有四年申命司徒廣取士額剔蠹振弛大興文治
而是年羅山劉大夫來守吾郡吾郡人文藪大夫奉上旨加意造
士下車之五月簡六校士肄之龍城社月有試試有告誠課之以

藝而要以規之於道士斐然向風則又以惟郡有學風教自出蕪
圯弗治禮樂曷興曰此余師帥事也亟諏日新焉桷楹傾敗以命
攻木者垣牆頓擗以命搏埴者丹堊漫漶以命設色者竝手偕作
經始於春二月越五月告成若廟庶黌門若啟聖祠若堂若尊經
閣若文昌名宦鄉賢祠若坊罔弗華采潔清一時改觀矣惟時典
學事者西川范公以進士來實襄厥成思紀其事垂遠久暨訓導
走書屬不佞炳謨爲記固辭不獲則又念不佞郡人也郡大夫勤
教興賢之意聞之稔矣無已請繹所聞以詔來者蓋大夫之初命
士者有曰士之品不越高明沈潛兩者要以兩忘而化於道乃稱
至焉夫高明沈潛揉於氣也人率其氣質之性而直寬剛簡之英

非藉聲詩之鼓鬯弗克蕩滓穢而躋粹精虞周之士且然況下者乎今聲詩之傳邈矣而粹精之理則惟皇之極所云平康之正直是已流行於宇宙而根柢於人心詎今人不如古人乎天子之光吾心之極非有二也大夫蓋示以意矣羞行昌邦士宜何如振奮也大夫之再命有曰學無止法士無止心夫一簣虧山止之病學尙矣其自強乎說具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蓋君子當將出未出之際進德脩業正唯厥時而德之進以忠信業之居以脩辭立誠總非乾乾因時之惕不可而先儒又謂修省言詞以立己之誠意便是進德之業蓋卽誠卽忠信卽業是德然則修辭之重尙矣此亦居九三之地者所宜乾乾而惕者也惕之

如何曰無止心耳已以惕振弛則不息以此知幾以此存義不出而在下乾之位可出而輔上乾之理亦可以無定志爲定大夫之旨遠矣過此以往大夫所以詔士者日進士所以修業者亦日進吾郡材賢炳耀何可量也異日者天網所羅俊乂輩出光華國家揆厥所自必且曰微大夫振作之力不至此吾券之矣大抵天下事窮則變敝則新若有待而興亦肖旨而應今士習漸於奇袤甚矣天子起做維風嘉與宇宙收眞實之士以熙蕩平而大夫祇承不懈成就人材爲孳孳程量藝業聯師友之磨琢以鼓其勤經營廟學棟賢聖之標的以端其向亦更始一初已氣求聲應士生其時有不槩於心者乎余固知劇而化於道者彬彬矣炳謨不敏辱

卷之二
三
范公之命謹述大夫教學之意而復推本天子風勵之旨蓋一時
遭際聖作物覩誠非偶然也大夫名廣生辛丑進士羅山人少府
萬公建侯別駕萬公明詔孫公鏞司理何公薦可武進縣令董公
懋中教授范公鈗訓導王芳李鶴王尙志楊茂春例並書

多稼亭重修記

劉廣生

蓋毘陵號稱劇郡然非有峭崿巖嶙谿澗洞之觀也平原衍沃
阡陌如繡其君子敦詩書而說禮義其小人務本力穡猶有延陵
氏之風焉余初入郡聞治之西北隅爲多稼亭輒造觀之見柏桂
參差皆千百年物乃其所謂亭僅敗屋三楹耳隙地曠曁則榛莽
之所互颺颺之所噪也而心動於時百務拮据弗能問也願常思

多稼名亭闕於民事匪渺是必有所由昉於是公餘再一過則從廢址中得豐碑六苔蘚蝕而壁泥封矣因命工搨砥葢自建炎燬而乾道間重建南軒張先生爲之記亦云莫詳所始已又變於元復於總管史勳粵至昭代若莫公愚孫公仁逮陳公實施公觀民遞圯遞葺咸有紀列迄今可八九百載時移物改淵實邱夷此亭歸然如魯靈光獨存不廢豈非以其名哉其規制沿革具諸記中惟是顧名思義選言進規庶幾哉修政修事而臻乎茨梁京坻以無爲民社憂官常玷則先正諸篇如出一口矣葢余聞之易以耒耜教天下蓋取諸益書載平秩南訛直用稼爲廩廩王制曰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春秋大有特書貴其多也參

之三百篇慮無不農事若繪者政成人和力田報祀萬寶入八蜡
通懽忻鼓舞以謳吟上德故其詩曰大田多稼多稼之義大矣當
吏散衙空閤門晝閉偶憇斯亭將有四時異態朝莫殊狀者自陽
氣蒸協風至颯土服鋤日幾幾望歲必逮嚴霜戒寒收場功倚畚
揭而後卽安所恃以阜嘉生而順成其年穀宛若進簾裘襪於
庭階而慰勞之則郡守責也每見火耕水耨粒粒苦辛霑體塗足
俯仰恆缺雖崇如墉比如櫛穗兩歧而莖重穎方存乎見少又奚
以自多不甯惟是以治稼者治民安得復用莠以治稼者治心安
得復用稗豈其耘耔力而鹵莽哉吾未見操狹望耆而不爲懷田
笑者也服膺斯義庸詎賽禱觴詠與僚友爲遊觀焉而已耶設令

二舖不登半菽不飽民有菜色野多遺齒爲之守者願朱幡熊軾
恣睢其上而莫之省憂則何守之爲余滋懼矣爰命鳩工新其舊
貫齋厦門廊適用而止竹石卉木具體而微不敢以刻鏤譁搆傷
農工殘物質也蓋同寅郡丞萬公建侯別駕萬公明詔孫公鏞劉
公志俊司理何公薦可實共觀厥成焉而何公更顏其軒曰麥歧
則余不堪也聊提筆記之以識歲月俾後之君子亦有所考鏡云

多稼亭記

何薦可

常郡正堂之西舊有多稼亭其剝也不知何代宋張南軒先生曾
憩其中爲郡守晁強伯記其修復則是宋乾道七年事而其前不
可攷矣亭無他奇有栢數株古幹蒼翠似飽百千年風霜中有屋

數椽漸就傾圮亦未有過而問之者汝南劉公守是邦初亦不暇問也一日以勵精之餘偕余等過焉公顧而樂之曰善哉斯亭之得名乎吾愛其名更爲新其舊若何夫稼王政之根也生民之命也昔晉簡文不識稻閉閭三日不出猶有慙色曰烏有賴其末而忘其本者天子之尊猶以不知穡事爲恥況牧民者乎吾與若等入斯亭而思稼穡之艱講求農事占星望雲以知歲時豐凶猶之周行阡陌測土壤燥溼較種稂先後也每觀農人終歲作苦僅免於飢歲少不登卽婦子不相顧而公家追呼急於救療甚至欲醫瘡而無肉可剗誰非赤子乎其忍之也幸而上一軫念下獲盡力男子安於覃耜婦女安於行篋年穀順成黃雲被隴奄觀錢鋪之

施處有京坻之積斯時民得飽暖國有輸將余與若乃得笑語此亭而免於素餐詩不云乎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於是鳩工庀材爰新其舊而公自題其上曰講農事志是舉非以資清談時遊觀也觸目做心農事在焉耳然是年先有蝗蔽江飛來而著地卽遣種民甚憂之公心謂蝗旣羽則能飛捕之於能飛時畢羅弗及先其未羽撲滅之易耳而撲滅之不盡與旣撲滅而復有飛來遣種者公遣官督鄉民分捕時親行原野驗所捕爲賞罰而所捕以斤數之約百萬人謂此百萬斤者與之翅趨飛躍更生生不已異時東省之災詎止見於江南而已乎以此思功功可知矣而不甯惟是稼又苦旱公無如何也則齋戒於此亭露禱於此亭曰

天乎忍使稼穡卒瘁乎真若雲漢與嗟桑林自責者然又無論郊壇廟社之間足跡皆遍矣如此一月大雨如澍起視四境稼穡而秀且穎也斯豈天澤終不遺下土乎余嘗謂多稼之詩去螟螣及螽蟃至以秉畀炎火望之田祖則猶是祈賽也有滄淒淒興雨祁祁亦猶是祝願也未有竭人力與造化爭而卒爲人力勝者可謂公愛民一念未昭假於天乎蓋公自莅常以來善政不可殫述宜其感孚冥漠轉災爲祥而多黍多稌人歌大有也已公名廣生羅山人辛丑進士維時分理海防則萬公建侯撫捕則萬公明詔督糧則孫公鏞同爲勒石而承乏司理何薦可爲捉筆譔記云

寶界山居記

歸有光

太湖東南巨浸也廣五百里羣峯出沒於波濤之間以百數重涯別塢幽谷曲隈無非仙靈之所棲息天下之山得水而悅水或束隘迫狹不足以盡山之奇天下之水得山而止山或孤子卑稚不足以極水之趣太湖滌淼頽洞沈浸諸山山多而湖之水得以貯之意惟海外絕島勝是中州故無也故凡奔涌屏列於湖之濱者皆挾湖以爲勝自錫山南過五里湖得寶界山在洞庭之北夫椒湫山之間仲山王先生居之先生蚤歲棄官而其子汝明始登第亦告歸父子並隱山中日夕以詩畫自娛有客來爲之求山居之記者余未至寶界也嘗讀書萬峯山盡得湖濱諸山之景雖而勢不同無不挾湖以爲勝而馬跡長興往往在殘霞落照之間則所

謂寶界者庶幾望見之昔王右丞朝川別墅因其詩畫之妙至今
可以想見其處仲山之居豈減華子岡歆湖諸奇勝而千里湖山
豈藍田之所有哉摩詰清思逸韻出埃壚之外而天寶之末顧不
能自引決以濡羯胡之腥羶以此知士大夫出處有道一失足遂
不可浣如摩詰令人千載有遺恨也今仲山父子嘉遯於明時則
其於一切世紛若太空浮雲曾不足入其胸次矣何可及哉何可
及哉異時考論其事當爲作王貢兩龔傳摩詰不足以方之矣

望來臺記

史孟麟

皇上御極之四十五年劉侯來尹吾宜在位百有餘日卽以太夫
人憂去斯時吾宜之民農罷耕而哭士罷業而哭商賈罷市而哭

上而措紳先生下而黃童白叟無家不然皇皇如嬰兒失慈母之
懷嗟乎誰謂斯民直道之獨在三代哉既去而宜之民相與負畚
築土庀材鳩工爲之臺臺成而以望來名且告記於余余愚蠢不
識忌諱爲之辭曰望來臺者吾宜民爲止庵劉侯而作也傳曰來
之斯行言上之所以來下也詩曰庶民子來言下之所以來上也
今臺名望來則上之所以來下下之所以來上者具可想見於是
矣侯未通籍時余得從遊於講學之庭其議論心術諄諄以致君
澤民爲事及來吾宜余私慰曰是劉侯致君澤民之日非歟甫下
車其蠹宜財之姦猾盡於是其蠹吾民之豪強盡於是其政令去
惰濫而易爲嚴肅者盡於是其教化去儂薄而易爲整齊者盡於

是夫子曰替月而已可也不其然乎政化甫行而侯遇內艱惜宜之民者皆曰此宜之不幸也以余論之非宜之不幸而劉侯之不幸也劉侯讀聖賢書卽欲爲聖賢事業乃膏澤之待施者未盡流職任之待舉者未盡究至於吾宜安知繼侯而來者其政令教化之不若侯乎余故曰非宜之不幸而劉侯之不幸也今遇大計侯竟以此得罪惜劉侯者皆曰此侯之不幸也以余論之非侯之不幸而吾宜之不幸也侯今日受屈畢竟公論自在人心自在安知異日勲業之終於此乎異日爵位之終於此乎獨繼侯而撫吾宜者其政令教化未必不以侯爲諱矣余故曰非劉侯之不幸而吾宜之不幸也雖然余竊更有憂焉固非侯之不幸亦非直吾宜之

不幸尙朝廷勸一劉侯則自公卿大夫以至初命凡天下之爲吏者莫不勤恤民隱如侯矣獨令長也乎哉勸一宜之愛劉侯則自畿甸侯衛以至要荒凡天下之爲民者莫不愛上親長如宜民矣獨一鄉一邑也乎哉如吏盡勤恤民隱民盡愛上親長何治而不三代何世而不唐虞則所裨於朝廷者非淺鮮也余故曰固非侯之不幸亦非直吾宜之不幸也若夫侯之爲侯則可謂無愧乎其民矣無愧乎其民則可謂無愧乎其君矣無愧乎其君無愧乎其民則旣無愧乎其生平之所學問矣雖古聖賢何以加此侯諱永基止庵其號也會稽其生之地也後世君子登斯臺讀斯碑者有以知吾宜之愛戴劉侯侯之有功德於吾宜如此故爲之記

三節坊記

鄒元標

聖人作易曰順性命之理則無之不順可矣乃又曰易逆數何耶由巽自坎艮而至於坤坎陷也進之而戰則乾矣陰陽數窮萬形凋落造物幾於滅息又進之而坤以長養爲義天地生生之意使網緼於不窮蓋造化之數以逆而極以逆而養以養而順不逆則其含也不宏而其發也不光且大故逆者順之徵夫造化且不能違況於人乎予於陽羨三節母有徵焉其一爲銀臺吳公達可母屠氏江西僉憲吳公正志之祖母也其一爲封御史湯公鍾壽母王氏御史湯公兆京之祖母也其一爲封御史陳公一經母邵氏御史陳公子廷之祖母也皎皎冰霜天日爲照勁節同遺慶奕焉

冠纓蟬聯啟後同帝命斯皇 琛王綸詔旌同陽羨彈丸地耳一
時幽節朋植飭芳紛蔭凋草木之色而閩川濱之祥如木難拱璧
駢產崑崙之墟亦奇矣粵稽諸古有形捐而後茂有聞者求與母
匹休者未之前聞考之載籍惟歷聖繫節義可繹思焉節前三爻
曰不出戶庭曰不出門庭曰不節之嗟悔吝種種三母當日一死
酌夫者以之後二爻曰安節吉而承上道曰甘節吉而往有尙聚
順成宜聖人無一凶辭銀臺侍御今濟濟致身於王家者以之蓋
三母在險中如一葦洪波罔知攸濟聖人不得不憂其危厲諸君
子在險外如磨日融藹百卉皆春聖人不得不嘉其盛際曰上九
亦出乎險矣又曰苦節不可貞嘆其道窮何耶曰此聖人嘉其盛

追憶其苦節者言也易道尙變不窮不變不通不久三
母或斷髮毀形或持刃明心或頸血濺地窮矣變矣變斯通通斯
久自天佑之吉無不利直哉三母化逆爲順茹荼如飴以母道而
兼父道諸君子順不忘逆殉國忘家以臣道而光子道非源於節
者不及此觀風化臣當順境中風勵母行爲天下後世芳瞻不獨
徵母儀亦可勵臣節嗟乎吾人參天地光日月惟此真心耳是真
心者金石不得比堅松栢不得比固不以色奪不以聲移不以世
味汨三母有耳不知有聲有目不知有色身若枯株而不知有世
味默默獨全性命之精使爲偉丈夫任道履危其深造建樹不知
何似吾儕觀斯坊巍我當翼而趨俛而思曰日享百順得毋有叢

孽厯者隱伏其間而困窮拂逆中吾與性命安在有逆而能順順而養且盛出坎而入於坤則斯坊助流風化良不淺鮮三母弁髦生趣安有千載一契有無何得重輕元標甯以世間語爲母頌承諸君子遠命爲紀聊爲發其大致以覺世之具有真心者諸公名姓及落成日月另立碑陰

明道書院記

鄒元標

明道書院基乃常少玉池史公世業捐而爲都講地始其議者子同年定所俞公暨文石張公任其事者舊令南昌養微喻公顏其堂者中丞臨川周公嚚使魯岳桐城方公也年年諸衣冠至止於斯日新月盛史公以碑屬記其將以元標爲逐隊同志久或有隙

乎天下之語道者多矣語道曰明千萬人不敢承當蓋世雖有嚮道者如浪子思家未可語到家也有樂道者如芻豢悅味未便語知味也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倘有纖毫未照亦明之未至也夫子三千之徒日至一日之明也月至一月之明也三月不違純矣曰不逮曰未達一間此一間隱隱疑情未斷可謂之明乎易之乾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御天御天之學周流六虛無一物爲之隔閡始謂之大明嗟乎明可易言哉世之學人以推測爲知以議論爲功以神識爲家宅日紛紛礪礪於塵情中自以爲已得於道其去明也何啻千里不然吾夫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諸先儒親師取友果何爲哉其必眞見人生墮地天之與我不與萬

形俱斃周三光萬彙者在不可以識識不可以意取不可以言求
故一息尙存不容少懈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所以求明也
元標老矣非不欲言知其言之無當故聞公命而執筆遲回諸君
子登堂其自念明焉未明耶道何爲耶學問思辨力行果一一力
踐耶當必反覆愚言之不欺矣盲者行路雖蹙蹙遲回足淺足深
語人以道路之險夷何若然明者必不以其未嘗涉足而漫言也
或曰道原自明可以頓悟子何言之難耶奚不觀之拭鏡者鏡本
自明只在几案則昏時時拂拭明體始復蓋自明者真性也有不
明者溺於習也故曰習以漸除今以頓悟而墮陷阱中者豈少哉
或又曰入而親親長長出而交友信與人忠吾身無愧行足矣世

之講學者身有逸行學何必講不知不著不察悉自不講不習中來求友切磋猶不免有逸行況逸居任情自安謂無逸行者是舉世盡生知安行斯人與汨俱入忘其身之波也此吾黨之所閔欲招而之平陸也子程子曰由不明故不行諸君其必有味其言矣公立朝多大節歸里與二三切磋此道足見吾道不孤說者曰三吳屬離當文明之地故多明道大儒惜乎喻周兩公不及覩其成也

涓隱園記

園未構而記先之明吾志也

盧象昇

陽羨桃溪在邑西七十里萬山環匝林壑幽深溪水漣淪其中復有平疇墟落映帶左右真習靜輿區也出城舟行雪蓑煙寺間凡

數百曲乃至溪湄余家讀書園在焉千柳垂垣清流繞宅蒼巒秀
壁當其前遠岫煙村繞其後籬落雞犬景色翳翳衡門數尺不容
車馬今將鑿石爲額曰淵隱園門以內松徑桃蹊花棚竹塢及所
謂雙桂軒斑衣亭豹隱齋聽鶴山房皆創自家君年來稍廓旁址
得曠地十餘畝余思築室而歸休焉擬構書樓五楹卽顏曰讀書
樓列架滿其四懸籤萬餘爲朝夕自課地樓須高敞周以複道遠
以迴欄丹堊不施綺繡不入虛其中前後洞達台溪山煙月據吾
坐上時時遣我岑寂樓後作露臺與複道平寬廣可十餘武列怪
石盆草磁墩石几之屬夜深人靜月冷風清瑤琴數彈洞簫一弄
此亦吾之丹邱也臺名敞居鐫片石識之去臺二丈許高垣圭竇

別爲院宇曲室數區宛委而入東西莫辨巖壑同幽爲避暑室三楹曰月窟爲煖室三楹曰旭塢大寒暑則入而盤礴焉過此開隙地植女桑弱柘菜畦稻隴其間值山雨乍晴吟誦餘息荷鋤戴笠親執其役以察物理攸宜四時亭毒曰明農逸墅此樓以後之大槩也樓前三丈許鑿藕池半畝引流以入星布怪石於蓮芡間可踞坐以釣疊石爲島嶼峙乎中流荷香醞時或一披襟其上亦不減登華頂看玉女洗頭盆也池旁垂柳瘦石短草欹花掩映蕭疏俾有遠致再前丈許編栢爲蒼屏作高軒五楹名之曰石友堂堂與雙桂軒近矣客過予者當止於是勝日偶逢良朋適至汲清溪以煮茗採園果而開樽藉草飛觴陰桐點筆搜討疑義則代塵以

松枝嘲弄風月則取茵於花片樂不取乎絲竹禮無拘於送迎堂
前寬平令有餘地石丈可呼故所以名吾堂者於石於友有取焉
花須茂密樹貴蕭森松檜竹柏棕櫚高杉有不瘁之顏後彫之操
吾愛其貞牡丹芍藥桃梅海棠有歡悅之色吾尙其不寒儉蘭桂
臘梅茉莉有激烈之香吾欣其不柔媚而臭味佳芙蓉垂柳梧桐
蓮菊以及水仙秋海棠之屬並以韻勝石菖蒲薜荔芭蕉以及古
槐老藤之屬並以幽冷勝橘柚葡萄香椽佛手銀杏之屬枝柯已
極可玩果實復具珍味咸當博求佳種多植遠移夫吾園之富有
至於如此視古人三徑松菊蓬蒿一室不太奢乎然木石烟霞造
物不忌吾將奢取之平生無他嗜好林泉圖史之癖苦不可醫一

行作吏與山靈別且十五年隔溪長松再翦再茂今又丈餘能作
怒濤聲聞於兩岸矣長鬚從里中來話其崖略尊鱸之思甯待秋
風而後起乎家有藏書千卷久束高閣日事馬足車塵今謀歸逸
方當覓綠醕紅裙縱酒歡樂願以讀書名樓作老博士生活又遠
去城郭索居荒寂想聞者當爲捧腹然亦各從其志不可強也猶
憶少時每讀書至生於憂患未嘗不低徊三復斯語年踰二十筮
仕得司農郎持籌窮日夜如是凡三載出守天雄時值軍興徵發
如雨訟獄錢糧之苦視爲耶時十倍如是復四載尋備兵畿南銀
撫鄆楚再拜簡命督七省將士與大司馬洪公同任討賊躬冒矢
石大小數十戰不宿署舍歲且三周無云家矣今年東西兵闌入

上谷奄至近畿倉皇奉詔入衛介馬馳三千里敵旋遁去再佩賜
劍督諸路勤王之師遠出塞外登木葉山周視邊地振旅西回及
灤陽宣雲之命又下矣時勢孔艱天語亟趣受事因馳觀邊隘冒
嚴風急雪束馬度飛狐之塞屈指前後在兵間八年矣每追奔逐
北波血馬前深入窮搜分餐劍首軍吏林立煎迫所求疊疊牋書
紛紛奏檄膏焦腕脫無間晨宵褊衷欲腸之輩復環伺而思剽刃
嗟乎余之經歷憂患至矣獨蒙聖明生全以有今日豈非倖哉然
深悔服官太早未及多讀古人書所在蹈危履險觸忌招尤先哲
所云濟變截亂之道未之聞也國恩深重報稱無期今年三十有
七馬齒漸長心血已罄夙興夜寐効一割於鉛刀倘窮邊稍有起

色敵騎不敢南窺當控天聰亟避賢路角巾竹杖歸釣谿湄盡發
藏書流覽今昔究養生之祕典窺述作之藩籬致甘旨以奉二親
討義理以訓子姓昔日谿中魚鳥應有狎余者山靈豈終相笑乎
或問盧子今桃溪之上君家廬舍數楹而已未有改也紙上園林
得毋爲烏有先生之論耶余曰不然蘭亭梓澤轉瞬邱墟何物不
等空花豈必長堪把玩向者邯鄲盧生一枕睡熟畢四十年貴賤
苦樂此吾家故事吾園又何必不作如是觀客首肯揖余而去

黃山書舍記

貝瓊

江陰舊爲常屬邑大江自岷導之東流萬里至江陰達於海岸江
之山曰君山君山迤而東嶄然與由里秦望秀拔天半者曰黃山

蓋江陰以楚封春申君黃歇之地山繇是得名而君山則歇之墓
實在焉若敬若啟若定若華向背起伏戟列屏峙皆境內之勝惟
黃山其尊且大者也邑之津南張先生仕元至江浙行樞密院都
事去之十有五年始歸而省其先壠於黃山乃翦蓬蘽藝松柏築
別墅於山之陽以居朝嵐夕紫接於窻戶江濤海雨撼乎几席此
尤據其最勝處遂老而不復出矣先生之子宣率其弟完歲治田
爲事上給滫瀡之奉暇則取羣聖賢書讀之世之紛華不接於耳
目也因題其居曰黃山書舍且求文以記之余惟黃山在吳越諸
山不啻邾莒之於齊魯特以春申而名天下嗚呼春申亦七國之
雄也方其少也說昭王出身徇主遂相楚二十五年而與齊之孟

嘗趙之平原魏之信陵以賓客相傾至躡珠履者三千人可謂盛矣及考烈之薨猶欲保江東之封而不聽朱亥之言卒制於李園身死族赤爲天下笑又何耄耶上下千歲之久黃山如故而一時之風流安在哉豈其徒知微非望之福不知戒無妄之禍也今宣智非不周也才非不優也眾方依乘風雲以取高位而退謀一邱一壑與幽人隱士之流甘於枯槁寂寞每天高氣晶覽席帽之飛雲延石室之秋月考槃長歌超然放神埃壒之外視淮北十二縣之利殆不足以易此樂也使春申而知此則引身功成之後孟嘗諸君何可及哉惜余羈於世故汨汨東西南北未能相從卜居以耕學自娛爲憾他日尙當放舟過宣父子於黃山舉樽酒弔古人

援筆賦之未晚也姑書以爲記

一 梧軒記

貝瓊

無錫張止齋先生老於九隴也嘗植一梧於庭閱十年挺然秀聳而密葉雲布不知三伏酷烈之氣也先生日徜徉其下酒酣興發輒倚而嘯歌同乎惠子之曠焉旣没其子今禮部尙書惟中益封植以示不忘復顏其室而屬余爲之記余聞昔齊燕楚使於梧宮因問梧之大小一辭之失二國構兵然梧何與於人使者獨以梧爲問邪且不問梧之材異於眾木而及其先王之事則兵禍不在梧已若所謂一梧厯止齋父子二世其年宜可問而知之蓋欲因梧而考其人也夫連林之木如束如附如庇如下其相輔爲勢者

非止一二而已風雷之所撼霜雪之所虐恆竝存而後斃然未足以見其奇惟特立者無所束而直無所附而起無所庇而固無所屈而下至讐於風雷霜雪剛姿勁氣奚翹忠臣直士之寡與翦焉甚危而未嘗爲之少變於是始奇於眾木焉此余於一梧尤愛而譽之也嗚呼三吳之盛大家世族甲第相望嘉花異卉敷榮交蔭四時不絕及州縣兵起殆盡於焚燒斬伐惟張氏之梧獨存輪囷離奇過於龍門之植是亦繫乎數矣惟中當知樹於前而豈於後如此惡可直視其爲梧也歟

復初齋記

貝瓊

宜興強如心氏世居荆南山之遵義里元季兵變避地永豐黃山

者十年而去親戚遠墳墓中恆慊焉而不足洪武某年始克歸治
茅齋於室之東偏題曰復初介國子生謝煜來求記夫有失而後
復當大兵四起焚燒屠戮莫不東西奔竄農失其田工失其肆回
望鄉里皆狐兔之墟而父子兄弟能相保以居者曾無一二咸謂
不可得而復矣幸而居復吾宅田復吾地水之淤者浚而復其清
塗之塞者闢而復其廣與夫一草一木敷榮鬯達若冬而復春境
之勝亦不異乎前矣蓋亂極復平數之必然而人亦不久於蕩析
如心之初志于此遂矣向使攻戰之未息疾疫之天年雖欲復於
已失者其能然乎宜特表其所居也若余之由樵李而錢唐由錢
唐而雲間由雲間而金陵未嘗一日獲復先人之敝廬甯無愧乎

雖然君子所貴乎復者復性爲大性固甚於物也有宅之安有地之美利吾累也必絕之其至清水也義吾由也必從之其至廣塗也殘暴險賊之不存而一于仁恕忠厚焉其生生之理奚翹草木油然而長也聖人之教人復此而已而不遠復者獨稱顏氏之子爲近之此復其初之爲近也如心好學讀書必知復吾本然爲事非徒區區故業矣余因而推之且以自警云

具慶堂記

貝瓊

禮部尙書毘陵張公惟中有先府君錫山之居第而顏其堂曰具慶記未有所屬也乃馳書中都爲請余辱交十五年而知之爲深其居錫山也與弟安所奉府君止齋先生於旣休之日府君神完

而氣充以享滑甘之養此其可慶者一也及惟中以明經選遂首東南計偕之士而遠近以爲榮此其可慶者二也至于元季兵變州郡咸苦於殺戮焚燒而毘陵當南北必爭之地人民幸而免者纔十一父子兄弟固不能保其俱存也惟張氏不及此又可爲慶者三也嘗讀楚坎之詩其曰莫怨具慶不過述公卿有田者旣祭而燕之一節耳然同姓之親所以交相愛而更相頌者豈果在於牛羊歟豈果在於鐘鼓之奏歟蓋有足于內而發于外者也較茲三者其小大何如哉特取其語以明之而已止齋旣沒兄弟之友愛尤薦具慶之樂先後猶一日焉大抵人之恒情莫不以富貴爲事惡知有重于富貴者使惟中不得事府君而骨肉離散死亡雖

今起爲侍從官高車駟馬赫然一時亦豈其所樂乎斯足驗其種德之符若有神明庇于冥冥已故邑中爲之歌曰積之既厚慶必從之翁壽且康鶴髮龐眉讀書有子亦旣先登如稼而穫如賈而贏三吳釋騷兵闔於疆肉人火居號呼出亡嗟公一門克完以安歲時伏臘更賀交歡吹塤吹篪如春之和鄉人之榮鄉人是歌余聞而歎曰此天下之所同欲而有不可同者繇其出於天而非人之能致也止齋有其福而慶之於前惟中又能延其福而慶之於後繼繼繩繩將有所勸而不替矣因敘其事并錄其詩爲具慶堂記

蜀山草堂記

徐一夔

太湖之陰川迴而野迴有清曠之適是曰陽羨異時東坡先生始
領第錫宴瓊林與蔣魏公聯席魏公極言其地之勝先生遂有買
田築室之意崇甯初先生歸自南海因告老於朝而居陽羨酬前
志也去陽羨而近有山嵒然拔地而起盤桓數百畝旁無聯附號
曰獨山先生愛之築書堂其坳且曰吾本蜀人而茲山不宜姓獨
宜去犬留蜀更姓山曰蜀云陵遷谷變其址入於金陵保甯之官
寺久矣遂爲寺之別墅今敏機師以純行粹學來主保甯之席問
至茲山紺壤疏澗碧泉流動上緣丹崖白雲勃勃起自履下望見
太湖粘天無壁而銅官諸山聯翩而來如列大屏以障巨浸蓋亦
奇矣師因歎曰先生之所以盤桓於此而不忍去者以此也夫仍

作草堂其處而師亦以先本蜀人自宋季之亂往家吳興每有所
自出之想故亦姓山曰蜀而不復其舊云嗟乎師之心卽先生之
心也人亦有言適異域者見似人而喜以其類也蜀在數千里外
茲山雖小苟其心有所屬安知其不若岷峨太白之高大哉是宜
師與先生同有此心也或曰先生家本蜀也自葬其父又安府君
後出立朝以至崎嶇嶺海而歸未始一日還蜀夫甯不有鄉土之
思師之先雖亦蜀人生長東南之日久且桑門是托殆將盡空色
相今而惓惓於所自出之地夫亦有所執著也耶余謂不然凡出
家者以求道也而身也者道之所寄也安有求道而不念其身之
所自出哉君子謂師爲知本矣如曰師雅嗜吟茲堂也瀟灑絕塵

可縱吟事夫豈知師者哉是爲記洪武年月日杭州府學教授徐
一夔記

荆川先生祠堂記

王錫爵

武進荆川先生弱冠魁南宮以道行文章鳴天下嘉靖庚子建言
削籍歸草衣木食若將終身焉會倭擾東南先生從田間起視師
海上尋進右通政巡撫淮揚卒以勤事死提學耿公同巡撫謝公
操江洪公巡按董公僉議先生於德於功當特祀遂創建祠堂祀
先生於鄉頃之先生之子太常君某始詣不佞爵爲記爵薄劣不
足以知先生姑按先生始末論其世焉竊惟先生躬蓋世之才負
王佐之望乃其沒也弗獲勒於宗彝祭於大烝而僅僅從鄉曲之

議捧土揭木而襲師儒之俎豆先生之不幸也世之望先生者未
止此也世人望先生太高責成功太速多斷斷不可於晚歲之一
出夫是處而非出也果哉沮溺之所事守也吾未之前聞也或曰
孔子則嘗以不仕悅漆雕開矣夫開自以求信悅耳奚不仕之足
悅且信亦難言之孔明自信以管樂卒爲管樂孔子自信爲周公
未嘗爲周公而亦不以共故貶聖事固不可以膚論也況今天下
一主東西南北惟天子命民人社稷量力而共猶之可耳有如畀
之以金革嬰之以寇難而逡巡揖讓猥以未信爲解此其爲易耶
難耶壬癸之交東南何等時也戰骨燐於野而檻車復相屬於道
當其時舍清冷之淵而親焦頭爛額之危知者所不爲也而先生

以十五年不熾不扇一裘一葛之夫安所取資於世而險難其身以博功名如此此其自信審矣所云自信者亦曰吾斯云耳及其成功則時與命參焉昔者以漢武之雄略匈奴猶蒙死疾鬪不衰止而從容稽顙於甘露之朝世遂以丙魏之優於衛霍也而不知其襲衛霍之餘威也時之所會非但寇有惰歸事有迂緩卽兵將亦有不練而自精朝論亦有不爭而自定之日當先生之爲將彼未竭我未盈僅僅適相當而止而李胡兩司馬卒收其成雖然使李公當先生時兵氣圍圍未揚廟謨餘孽安能保困獸之不鬪使先生而胡公者叛人未繫組而身已伏歐刀於市矣故曰時也大抵先生之聰明膽勇強力忍詭雅類王文成文成乘義士之銳平

烏台未定之賊於呼吸反掌之間故似難而易先生以孱將弱卒
破人自爲戰之賊於鼓衰甲弊之後故似易而難而至其桑榆未
收棟梁已壞出師幾時遽有志決身殲之痛道之不行也天命之
矣先生縱自信能信于天平夫隱非難也求志爲難枯槁之士求
泉石得泉石如求以行義達道而可以必得哉求無負而已邈先
生十五年之精研博討攻苦習勞將以何求縱其功用不大展而
被髮纓冠以急國家之難迄於啟手及足而無改於山中之面目
其可以抱志而瞑矣自先生志不大就而世人爲之語曰何必窮
六經優游抱槩可以爲公卿何必苦身已膏粱華腴可以飽妻子
何必履刃而登鋒以退爲進操文墨而處人後可以有功嗚呼避

夷而席險辭潔而就澗先生獨非人情乎抑先生有云吾出山來
看盡世事只少一甯武子之愚愚者非但不擇利兼不擇名苟不
能爲蠱之不事則甯爲蹇之匪躬大過之滅頂未有浮沈於仕隱
間以自解免者今先生往矣而漸靡至於常之君子猶皆斤斤以
讀書窮理砥節修行冠冕天下先生之流風至今在也夫其智可
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夫

宜興增建關樓記

吳可行

宜興縣爲東南隰壤宜欵深金諸郡縣居其上游水之入具區沿
吳淞以歸於海者由此而就焉邑城東西瀕爲大壑中釀爲大渠
因堰以爲隄跨渠以爲梁若歲水溢暴集怒湧弗可抑制設關於

梁下視他邑稍難他邑多孔道或當要害獨宜興爲僻絕其地勢險其田產良其民山採而水蒔足以自給晏然不聞桴鼓之警召發之役也關之設否若有無係於安危者往者倭夷匪茹竊發海浦逸竄具區湖中浮舟負颿可踔而至於設關之議始興黃侯後山公來尹茲邑以請於撫院謝公按院董公咸報曰可取費於帑金取力於羨卒爰擇能吏揆日庀工以甃以礮以繩以削束爲樓若干楹西爲屋若干楹橫暨屋之南北各房一所者二皆乘夫跨渠之梁焉梁之下方承以磚橋壯圯而防頽也梁之內方旁以石橋取隙而名閘也中置木板視水之高下而增損之前置鐵扇視日之昏昕而啟閉之禁障宣通咸適其節心思旣竭難者易焉

不督不期役者自勸不踰時而告成事嗟乎余觀衣柳之交桑土
之什而知聖人貴防於豫也究其所以爲防在於持危保治之心
不政明刑之舉而設險除器凡以耀威而弭變者莫或先之及夫
時所當爲則又不敢以爲後鄭國火子產爲之救災補敗衛有狄
難文公治其城市宮室史記之詩人詠之蓋取其因時而得其宜
也黃侯之爲邑也寬以有制靜以有謀甫及載期俾姦彊柔帖隱
誦發舒政治既洽民用輯甯無形之防所資以填衛者大矣吾邑
瀕於倭患剝膚震隣殆幾鄰衛之所遭者因計久安遂興茲役先
事之備及時圖之邑居眾庶見關門之襲固而不知財之所出幸
舊澤之息警而不見夫勞之及已卽文公子產何以加焉侯嘗寓

善於予曰子邑人也宜有言以詔後之人令嗣續而完之以永其
存善夫仁人慮事之周恤民之勤如此予敢以不文辭哉故推本
設關之意而爲之記

隱孝堂記

孫慎行

隱孝堂記者爲鳳麓錢公作也公博學善文爲貢君稱隱孝公行
也既孝何以隱焉公志也公嘗割股療母疾而人弗知故稱隱孝
公母嘗患崩症三月餘醫百方不效公則籲於天願身代積數旬
轉甚則旦夜侍疇不交忽一日雞未鳴母則飲藥甦睡矣日高
醒病如洗於是家人共詫醫氏神竟不知公之以股和藥進也方
夜半時公託爲籲天者而袖刀潛割左股一臠肉和藥進復給母

曰此劑最良當盡其渣母難之竟踰強盡俄醒而言曰藥何來吾
初飲哽哽下直至小腹中徐之氣隆隆逆蒸上覺渾身都暢一睡
而病頓消是藥何來公卒不言所以先是雞初鳴公忽倉皇入室
臥脚腹盡冷孺人以公爲病也亟湯灌之少甦張目謂吾寐耳後
不五日創大作臥逾月始瘳孺人亦尙以公爲病也久之一小豎
洩其事小豎潛從夜半曾窺見公忽仆地者不知所爲云何徐起
血漬階則汲而洗階又刀遺於案則更索刀藏至是悉狀孺人乃
疑爲割股按其臂傷痕果巨不忍見嗚呼孰謂孝可隱耶自是漸
傳友人間又傳之學師欲列其事聞上官公恚曰是吾以母博名
也乃不果間有友言公輒慚恨仲君廷贊季君廷賢與予挽角交

數十年矣未嘗言近仲君細言狀嗚咽者數四予乃知之季亦言六七歲時欲觀公裸公輒怒叱去唯恐見癢痕狀蓋其隱也如是猶及見公薄暮窗牖手書史不休讀其文最汪洋有槩然竟以數奇性醇厚對人未嘗高出聲逡巡矩步如處子然予知其隱不獨孝也然公既創重尋耳聾晚爲貢君卽貢幾不得而終得之亦有天焉年方強仕竟不果仕亦以患聾故史氏慎行曰公方割股時母年五十餘耳後母七十九方終公之苦其身以存母幾三十年而公之志則千載光矣且母終月餘公尋卒年五十五亦足以見公之於母終始也豈獨一時激耶嗚呼誰非人子公獨始終於母焉至此哉子旣題隱孝顏於其堂并爲記其事公名獻卿字文徵

別號鳳麓晉陵人

披裘公祠記

吳 充

晉閩山居易山友難故鄰靡二仲昔人所恨余草堂在茶山中厭俗客又畏生客客亦不至一二舍比無足與談者不得已訂交于花竹水石之問題其居曰七者山窅然終不能無意于斯人之徒也或者尙友于古乎每念宇內名山多爲高士窟宅如幽有鸚冠子嵩有鹿皮翁青城有灰袋道者諸山皆以人顯茶山卽嵒嶼自我以前豈無古人足爲此山增重者偶搜邑乘得一人焉曰披裘公傳載其不取遺金一事與吾家季子立談數語真可共茶山不朽余得鄰矣夫公之姓氏不傳而猶傳其居里豈斯地之幸抑居

斯地之幸耶地之闕人多矣吾鄉先達紆朱紫鳴珮玉僎車上而不下里門者何可勝數一再傳而後如烟銷燼滅無足述者曾不若此山澤之癯至今入其里想見其人猶足廉頑激濁振一方而師百世也考之祀典如季子有特祠卽諸先達中亦有濫廁俎豆之末者而獨無公祠爲吾鄉一闕事余與公同里又與季子同宗且同志也擬于山寮之後構一小庵祀公遲回久之公故所稱石隱者身隱矣焉用文之想其當年視我我之冠楚楚之服芟芟之束帛纍纍若若之印與綬且不足以易一裘何有于身後名掃跡滅影委裘而去棄人間如棄瓦礫與遺金等又何戀戀于故里者而祠之尸祝之公而有知當在南山之南矣雖然予之祠公非莊

嚴其廟貌豐備其俎實如世俗之淫祀者比也址不滿十笏土階石壁不加塗飾猶圭竇耳而在水中央園丁游客輒不得闌入以爲公溷澗溪沼沚之毛一切弗敢藉手以旌明信一燈片香而外惟有松風竹煙蒹葭白露及迴廊之明月在澗之新泉而已息彼長林受此清供又得茶山爲舊主季子爲熟識七者山寮爲同社余爲知己爲近鄰故知其神之不去也遂立祠而爲之記復爲之

贊

贊曰名旣無名像亦非像披裘負薪千秋榜樣纍纍茶山泱泱白蕩公游其間邈乎高尚從游者誰延陵相望季子而後吾甯多讓敢曰神交猶然皮相

茶山草堂記

吳 充

江以南多佳山水卽吾郡亦處處有之陽羨更爲山藪且產茶錫山則兼有泉以供好事者鬪茶之用吾邑大俗生皆莽質平行之野獨郭外西南隅十餘里有茶山亦魁父邱耳不堪與諸山齒考之邑乘唐時修茶貢于此故名然亦種茶杜牧詩有山實東南秀茶稱瑞草魁之句土脉從陽羨來蜿蜒如龍時起時伏又如覆鑿如累碁如連珠如螺如髻雖無崇岡峻嶺而以負郭得之差足破吾地之俗倘有幽人韻士如甫里先生輩點綴其中地豈不以人勝哉奈吾邑之人更俗于地闕閭閻櫛比而居無隙地可錯趾此山空寂則不以宅人而以宅鬼點沈烟雲幾無完膚可惜也然纍

巖者歲爲此山增竈而松短于秧平鋪著土望之宛如畫米家山
點苔設色嬌婉可人其拱而抱者樛枝偃蓋直參天日真不減深
山中恐張湛齋前未必有此景色則反受鬼之利矣余少好郊遊
每至此必藉草坐便有卜居之想萬厯壬子歲始買山而營菟裘
焉山下有白蕩幾數百頃水清冽藻荇交橫葉葉可數且味與常
異可收之湯社十六品中余因堤以蓄之溝以環之沼與澗以滌
澗之其延廣足當居址之半雨後山溜淙淙注之悉受其不勝受
也乃從石窟中放而之蕩且設版焉以觀其建瓴瀑布之勢凡田
畷園丁取之不禁滅則補之故水常與階平而與蕩水相懸偶至
尋丈山居之勝不獨得山又復得水矣更以水易土累而成阜移

山松之中材者植之與山幾無以辨而山益勝又插棘爲藩截柴爲門種竹樹爲障而構堂三楹于其間至丙辰始落而題曰茶山草堂或謂予曰古人有山水癖有茶癖子欲兼而有之乎但此地無一拳之石無一旗一槍之藥卽茶山亦浪得名耳子何所取而復以名子之堂雖然名亦可取也太白云地不愛酒應無酒泉余亦云地不愛茶應無茶山今世味沈酣中人如酒耽耽逐逐無復醒者忽一日謝闕闕問事出郭門散步亂山中見長林叢密高墳岩嶠平日馳逐奔騰之火如投之清冷耗除過半而升是堂也有不習習然泠泠然滌煩襟而消渴吻者哉卽無茶可也況余既有同癖更無酒腸得專其嗜于茶凡山下種秫之田當改而種苻效

甫里故事歲入茶租自爲品第以了此山一段公案柴門反闕俗
客不至汲流泉束散薪烹折脚鼎隱囊紗帽儵然于林壑之間亦
足以老矣故書此數語爲記

瘞枯骨記

唐鶴徵

天寧寺在城之東偏寺之後僻而多灌莽髑髏之完毀者在在有
焉寺僧道緣不忍其暴露買地而瘞之歲以爲常介子友褚君徵
予記其事予惟儒者無尺寸之膚不愛無尺寸之膚不養則推之
而不忍斷民肌膚殘民肢體又推之而掩骼埋胔其理順其事當
學於佛者視此身如聚沫如草木如瓦礫如毒蛇如怨賊以故割
截燔燒不復顧惜甚至拆肉還母拆骨還父若於已無與然乃於

斷骸殘骨朽髀折髑奪諸烏鳶狗彘而坎焉窆焉是其厚物薄已
重死輕生無一可也吾又聞佛氏之說矣貪嗔爲業則人我相戕
我相人相卽鐵圍山割截燔燒去我相也愛護枯朽去人相也然
人我非二喪耦卽喪吾能愛護枯朽不復割截燔燒可也以語道
緣然乎非與嘉靖中東南洊饑流殍蔽野先大夫荆川翁故與褚
君哀而瘞諸河壩作河壩枯骨志蓋深有慨於拵骼埋齒之令不
行於今也且庶幾哉有聞風而起者道緣豈其人乎夫先王之令
不行士君子偶一爲之士君子不復以風也而浮屠氏或起而繼
焉可以觀世變矣然道緣將去其人我相而猶亟亟徵文以張之
是何心也豈猶恐其徒之莫繼邪其於楊璉真伽相去幾恒河沙

世界也其志誠可書也守塔院者其徒定明於理得併書焉